

得呂尚為師

西伯姬昌在程邑行宮玩他的——大匡，一日他將几案上的大匡摔了！程邑行宮的女人多，人來人往又遞茶水、又拿吃食，都要巴結西伯姬昌，結果就把他案上的裏布大籬筐給碰掉了，大匡盛沙，灑了一地，西伯姬昌正要發作，發現大匡中還有兩個清晰的圖文，他認為這裡面有玄機，他叫散宜生和南官括來一起參詳。

散宜生根本不想玩了，但是南官括一直不放棄，自己也悄悄的畫這八個圖形看。他認為只要他弄清楚這八個圖形，散宜生根本不是他的對手，散宜生只能退居三忠之末，他自己則是三忠之首。

另外，南官括還想著回朝歌北門農舍去看一看，當初他應該留在殷地朝歌，至少也能和膠鬲一樣有出息，現在，他雖然日子也好過了，總不如在殷地朝歌那樣舒適，北門外五里地的農舍應該還在。南官括看著跌在地上的大匡，他沉吟著，自己該怎麼說才好。

南官括慢吞吞的說：「：非熊、非！羆……非虎、非狼……兆得……」

散宜生聽出南官括的心事了，他在肚子裡暗笑，這個小子，他想回殷地朝歌呢！散宜生閱人無數，他怎不知道南官括這小子心裡想什麼？此時他也想藉機回殷地朝歌東門外，看父親和魏村的人，他有事想找父親商量，此事先不宜說出口，於是他接著南官括遲疑的話語，他說：「：獵于陽……，水，水之陽……：嗯！獵于渭之陽，西伯，您要獵于渭之陽，將大得！」

1 羆：讀因皮，大形棕熊。

西伯姬昌很激動！終於等到了——兆，上天示兆於西伯姬昌了！他將獵于渭之陽，大得，非熊、非羆、非虎、非狼，那會是什麼？

他必須要齋戒三日，二日後，西伯姬昌要——獵于渭之陽。

西伯姬昌七十三歲了，要他三日不與女人同床，不吃肉脯，沐浴乾淨，連頭髮都梳理滑順，紮好辮子都不是難事，於是他齋戒三日，二日後他和散宜生、南官括、閔天還有姬度，帶著侍者和從人，順著渭河撐蒿搖櫓划向殷地朝歌方向，只是這是他們不去孟津，他們沿著渭河大流而行，他們去——獵于渭之陽。

大河滔滔，一路行來風景如畫，這裡是姬度最熟悉的地方了，當年他在殷地朝歌習藝之時，呂尚常帶他來此遊玩，呂尚為人風趣，沒有人像他那樣好玩，又會搖烏龜殼，還喜歡吹牛皮，他真是個老頑童，況且他長身高大，風姿優雅，一襲白袍刺繡精美，姬度想著搖著烏龜殼的呂尚不無思念。呂尚說了，如果他退休不做北門管領……，他會到渭水垂釣……等待他來……。姬度想著呂尚應該已經很老了吧！姬度自己都快到五十歲了，這個呂尚可能都歿了！

河邊有人垂釣，西伯姬昌命人靠近，有一個老人，鬚髮俱白頭戴大竹笠，正在河邊垂釣，他的釣竿有些詭異，大家夥看不真確，於是靠岸下來，慢慢走近垂釣老人身邊。

西伯姬昌問老者：「老人家，你這是做什麼？」

老人家頭都不回地說：「我在釣魚。」

西伯姬昌又問：「可是這釣絲和魚鈎離水三尺，您眼睛不好了嗎？」

西伯侯姬昌定睛一看，嘎！這那裡是魚鈎，簡直就是一根銅絲嗎！

西伯姬昌好奇的問：「老人家，你這於鈞是直的，怎麼能釣上魚呢？」

老人家連頭都不抬，他又說了：「我這是願者上鈞！」

姬度高興極了，這個老人家是呂尚！呂尚果然沒有騙他，他退休後真的來渭水濱垂釣，姬度大樂，跳上前去，一把就將呂尚給帶上來，他真沒想到呂尚還活著！呂尚也樂，但是，呂尚畢竟年老了，他沒像姬度一樣跳躍歡喜打跌，他端然嚴肅，面目莊嚴。

呂尚八十二歲了，足足比西伯姬昌大九歲，他和西伯姬昌簡直是一家兄弟，兩人都長得高大修長，鬚髮茂盛，只是西伯姬昌濃密的鬚髮尚黑，只有幾絡白髮，而呂尚，則是白髮白鬚子、白眉毛，全部都雪白雪白，他還是穿著刺繡精美的白袍子，模樣出塵，如同天人。

西伯姬昌並不喜歡這個白髮老人，他看起來和自己真相似，如果說呂尚是西伯姬昌的大哥，絕對有人相信，況且，呂尚修飾得比他還要精美，那身白袍和抹額上的花紋，簡直是針神所為，隱隱約約卻又螢光燦然，無人能比。

姬度將呂尚吹捧的只能是天上有，地下無雙，他少年時就非常仰慕呂尚，現在，呂尚更是端凝，行為不再輕浮，呂尚也看出西伯姬昌並不喜歡自己，但是，沒關係，有姬度的大力鼓吹，他不愁西伯姬昌不上鈞！

姬度是興奮過頭了，居然嚷著要去呂尚他家，呂尚略作遲疑，就慨然答應，這樣子比較有人情味。西伯姬昌這次帶來的人不多，既然是獵于渭，越少人知道越好。

西伯姬昌淡然的表示——也可，大家都愛裝模作樣，也就是這樣了！